

Dave Mathewson 博士，诠释学，第 11 讲，编辑批评

© 2024 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上一节课我们讨论了旧约和新约中的形式批评，最后我们讨论了新约中的形式批评，特别是它在福音研究中的发展。我们说过，福音研究中出现的形式批评集中于或具有三个方面。第一，识别并标记形式，例如声明故事或谚语或谚语或类似的东西。

其次，分离或分析生活环境，即德语术语“Sitz im Leben”，即早期教会中可能产生这种形式的生活环境。例如，有些人认为奇迹故事可能出现在早期教会需要捍卫信仰或护教的环境或背景中。但要隔离或恢复生活中的背景，即产生该形式的早期教会的背景，然后最终在其实际包含在圣经文本中之前检查该形式的口头传播。

看看福音书本身的另一种形式的例子，在某些方面，在形式批评方面，这个领域相当富有成效，对此我们可以说很多，但我将把它归结为就几点而言，当谈到形式批评时，耶稣的比喻似乎是一个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聚焦，我们说，新约形式批评中最富有成效的部分可能集中在第一个要素上，即识别文本中的形式本身并标记该形式。但我认为，寓言是一个富有成效的例子，说明了形式批评如何发挥作用，尤其是它如何影响我们解释它的方式。过去，寓言的主导方式是我们应该关注或寻找寓言所教导的一个要点。

有时，这些寓言被视为明喻或隐喻，或者被贴上只传达一个要点的故事的标签。因此，解释者的目标是弄清楚耶稣在讲比喻时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这种方法的有趣之处在于，它通常可以追溯到德国学者阿道夫·于利彻（Adolf Jülicher），他对直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为止比喻的处理方式做出了回应，在那之前，比喻经常被寓言化。

前几次会议上，我们读到了圣奥古斯丁对好撒玛利亚人寓言的处理中的一个极端例子，他在寓言中几乎所有内容背后都找到了寓言意义。作为对这种解释的回应，德国学者阿道夫·于利彻（Adolf Jülicher）不幸的是，他的著作尚未被翻译成英文，但他认为没有一个寓言只能传达一个要点。因此，在很多解释性书籍或圣经解释学书籍或圣经解释学书籍中，对待比喻都会遵循这个建议，并建议解释者的目标是基于历史背景和基于耶稣的教导，是要弄清楚什么是这个比喻试图教导的一个要点。

然而，最近，这并不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古典形式批评类型的结果，而是最近人们重新审视了寓言的形式，许多人认为寓言实际上可以被归类为有限的寓言。也就是说，寓言是寓言，因为只有主要特征或主要人物才具有第二层意义或寓言意义。不是一切。

换句话说，大部分细节只是为了让故事顺利进行。但与此同时，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似乎获得了第二层意义或寓言意义。从很多方面来说，耶稣解释比喻时，

不也是这样处理的吗？例如，我想到了撒种的比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然后他继续向他的门徒解释这个比喻。

他说，撒种者就是撒下神话语种子的人。种子就是神的话、福音、国度。种子落在不同的地方，就是对这个词的不同反应。

所以耶稣似乎就是这样对待比喻的。虽然不是所有事情都以寓言的方式来处理，但寓言的要点和主要人物似乎都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寓言的意义。但同样，与上下文和耶稣的教导一致的，不一定反映后来的新约教导等等，而是适合耶稣到来并带来救赎历史阶段的含义。关于神的国度。

例如，分析比喻的一种方法是看，稍后我们也会回到这个问题，但要根据三种主要类型来看比喻。一种寓言被称为单子寓言。这是一个只有一个要点的寓言，因为它似乎只有一个主角。

比如说芥菜籽的比喻，大家熟知的芥菜籽的比喻，那个比喻的主要特征就是芥菜籽。这就是沟通的重点。这就是获得寓言意义的特征，而寓言中的其他一切只是为了让故事发挥作用。

或者另一种类型的寓言可以被称为二元寓言。这是一个寓言，有两个要点，对应于寓言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或人物或特征，例如耶稣讲的关于一个女人和一个

法官的寓言，一个女人去找法官，基本上打扰了法官，直到法官决定回应她并满足她的要求。这是这个寓言的两个主要特征，两个将获得寓言意义的主角。

寓言中的其他一切都只是为了让寓言发挥作用而提供色彩。最后，为了提高等级，最后一种寓言可以被标记为三元寓言。正如这个标签所暗示的那样，这些比喻有三个要点。

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寓言，你有一个主人，在主人的手下有一个好仆人和一个坏仆人，主人将与他们两个互动。有时好仆人或坏仆人都可以，而且可能不止一个。你可以有几个好仆人，也可能有一个坏仆人或类似的东西。

但在这种情况下，你将再次获得与寓言中的三个主要人物相对应的三个要点或三个主要寓言意义。再说一次，其他一切只是为了色彩，只是为了让寓言和故事有效。让我给你们举一个我们已经提到过几次的寓言的例子，那就是浪子的寓言。

你知道，也许你很了解这个故事，一个儿子去找他的父亲，要求继承他的遗产，他的那一份遗产。父亲把遗产给了他。儿子把钱挥霍在各种放荡的生活上。

当他的钱用完时，他才醒悟过来。他回到父亲身边，希望即使不是儿子，至少也能被当作仆人对待。但我们说父亲远远地看到儿子，就跑出去迎接他，拥抱他，把他带回来，为儿子举办了这个精心准备的聚会。

有趣的是，这个寓言以另一个角色结束，那就是大儿子，他回应并质疑父亲在做什么，并以嫉妒的方式回应，因为父亲以一种他不应该的方式对待儿子。寓言到此结束。这是浪子比喻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是路加福音第 15 章中的一个三元寓言的例子。就是这个比喻里有三个主角，浪子，所谓的浪子，小儿子，父亲，然后是大儿子。因此，用这种看待比喻的方法，比喻中的三个人物都会有一个寓言意义。

再次强调，这是耶稣想要表达的意思，并且与耶稣的教导和生活的历史和背景是一致的。首先，比喻中的父亲显然代表上帝，他宽恕那些悔改的人。我们在之前的会议中讨论了寓言中的历史参考资料。

而且，有可能要点是，当上帝屈尊接受一个冒犯他的罪人时，他甚至羞辱自己，甚至愿意冒着尊严的风险。其次，年幼的儿子或所谓的浪子代表着悔改来到神面前并得到神恩典接纳的罪人。最后，大儿子可能代表嫉妒的法利赛人，因为上帝将他的宽恕延伸到不值得的人。

同样，关键特征之一是将这个寓言置于其上下文中。如果你回到第15章的开头，耶稣是在回应法利赛人指责耶稣与税吏和罪人来往。所以现在讲这个比喻是为了回应这一点。

因此，大儿子嫉妒他的父亲，在小儿子之后，就以他的方式对待父亲，并离开并毁掉了他的遗产和各种放荡的生活，大儿子无法理解为什么父亲会这样做。对待他，接受他，按他本来的样子对待他。大儿子显然代表了嫉妒的法利赛人，因为上帝现在将他的宽恕延伸到那些不值得的人。事实上，当神向不配得到恩典的人施恩时，大儿子可能代表任何以嫉妒回应的人，或不以喜乐和赞美回应的人。

顺便说一句，更详细地看一下这个问题，这很有趣。有趣的是，这个寓言从未准确地告诉我们大儿子做了什么。这个寓言让你悬念于第三个角色。

父亲最后邀请大儿子参加庆祝活动，参加聚会，但我们从未知道大儿子做了什么。他是进来还是回到田野里拒绝并无视他父亲的供给，或者他父亲的邀请？也许这个比喻有意是开放式的，因为耶稣不断地呼召他的读者去审视和对付他们内心的法利赛人，当上帝将他的恩典和宽恕赐给那些不配的人时，他们要以喜乐的态度来回应。比喻中的其他一切，肥牛犊、戒指、紫袍、猪，以及小儿子在生命终结时喂猪的食物，以至于他处于如此绝望的境地，他想要吃猪吃的食物、遗产、野外生活，其中大部分只是为了让故事顺利进行，而不是被赋予寓言层面的意义。

但在我看来，形式批评可能有助于我们通过理解我们正在处理的文学类型来解释寓言，特别是如果寓言是有限的寓言，那就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主要人物接受寓言的地方意思是，因为这就是耶稣在这种情况下的意图。我们应该根据

上下文和历史情况以及耶稣的生活和教导，尝试理解这个比喻的含义是什么，与三个主要人物，或一个主要人物，或两个主要人物相关的含义主要人物，取决于它是什么类型的寓言。在福音书之外，形式批评的应用也没有在福音文献本身中那么多，但形式批评已有效地应用于新约的其他部分。

例如，保罗的大部分内容，你经常在保罗的书信中发现发生的事情之一，你也会在其他一些新约书信中发现这一点，就是在书信的劝诫或劝诫部分，你经常会发现美德清单。保罗会说一些话，就像他在歌罗西书第3章中所做的那样，因此，亲爱的人是上帝的选民，穿上，他会列出一系列的爱，这个，那个，那个，或者推迟，避免性不道德，等等等等，他会列出要避免的事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加拉太书第5章，以及肉体的行为和圣灵的果子，其中保罗简单地列出了一份清单，列出了要避免的恶行。

肉体的行为就是这些，他列出了一些数字，但圣灵的果子就是这些，仁爱、喜乐、平安等等，他列出了它们。同样，你在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地方也发现了类似的事情。最有可能的是，保罗借鉴了一种常见的形式，这种形式有时在希腊罗马文学的其他地方找到，称为恶习和美德清单，它简单地列出了由于其破坏性行为而应避免的恶习，尤其是对社区的破坏性行为，以及应避免的美德。拥抱了。

保罗显然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定制的，但他可能依赖于非常早期的形式。人们发现的另一种有趣的形式是在保罗书信之外的彼得前书中找到的，但人们也在

以弗所书第 5 章和歌罗西书第 4 章中找到它，其中保罗谈到了丈夫和妻子、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然后在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中这两部分中的奴隶和主人，你在彼得前书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东西。但最有可能的是，保罗的指示可能反映了一种形式，一种在一世纪众所周知的形式，有些人将其标记为家庭法典或家庭法典。

也就是说，这可能是希腊罗马文学中发现的一种早期形式，它规定了典型希腊罗马家庭中主要人物之间的适当关系，因为家庭被视为希腊罗马文学中的核心单位。-给社会带来稳定的罗马社会。因此，这种形式反过来解决了典型家庭的三个主要单位之间的关系：丈夫和妻子，孩子和父母，然后是奴隶和主人。然后保罗可能会采用这种我们称之为家庭守则的形式来指导基督徒。

显然，保罗对这种形式的使用和行为基础与希腊罗马世界有很大不同，但有人建议保罗可能是出于传教目的使用这种形式，或者保罗只是使用这种形式形式只是为了指导基督徒家庭，或者他使用这种形式可能是因为他想证明，一个常见的解释是保罗想证明基督教不是颠覆性的。它并没有破坏或颠覆希腊罗马社会认为有价值的关系，相反基督教肯定了这一点。同样，尽管保罗的基础和他的指示在某些方面非常独特，并且与这种形式的使用以及这些关系在希腊罗马文学中的运作方式非常不同。

例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 5 章中告诉丈夫要爱他们的妻子，这在希腊罗马世界中是相当独特的。因此，我认为形式批评是一种有价值的历史方法，并且可以

提供有价值的解释学和解释性见解，如果第一，我们避免形式批评的更具推测性的结论，有时甚至更具破坏性的结论，第二，当我们专注于分类时以及旧约中各种形式的结构和功能。当我们这样做时，我认为形式批评仍然可以成为圣经解释中非常有价值的工具。

我现在想做的是继续从历史和逻辑上进行下一个批评，再一次，所有这些批评都属于更广泛的历史批评范畴，那就是编辑批评。编辑批评建立在我们刚刚看到的形式和来源批评的基础上。正如我们所说，形式和来源批评倾向于深入文本、书面文本，以揭示书面文本中现在出现的口头形式或书面来源。

因此，形式和来源批评主要是在文本背后，试图重建形式和来源。而现在，编辑批评则走得更远，尽管它是基于来源和形式批评，并且实际上假设了形式和来源批评。编辑批评假设旧约《圣经》作者或新约《圣经》作者使用了一些来源，并且使用了单独的形式，但它更进一步，它询问，这些来源和形式现在是如何被作者组合并整合到一起的？文本？这说明了作者的意图，以及作者的意图，尤其是作者的神学意图？因此，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基本上，编辑批评可以这样描述。

编辑批评是通过检查作者安排和编辑其来源或安排和编辑材料的方式来研究作者的神学意图，特别是与其他就同一主题撰写的人进行比较。因此，通过检查一位作者，特别是与其他就同一主题撰写文章的人进行比较，或者通过检查作者安排材料以及编辑和利用其来源的方式，然后编辑批评会问，这对作者有何

意义？作者的神学意图？再次，但更广泛地说，正如我所说，人们可以再次简单地利用编辑批评，通过简单地比较其他就同一主题撰写的文章，看看他们有何不同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该主题。例如，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使用一种非常基本的原始形式的编辑批评。

每当我们看圣诞故事时，例如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中关于圣诞故事的记载，我们就会问，为什么它们不同？为什么马太福音记载了东方三博士来拜访耶稣的故事，而路加福音却记载了牧羊人的故事？当我们开始问这些类型的问题时，我们实际上是在问编辑批评的最初问题。但修订批评再次提出这样的问题：作者如何安排和编辑他在最终文本中获得的材料，以及这揭示了作者撰写文本的神学意图。因此，修订批评假设了两件事。

首先，它假设有一个作者，有一个作者创作了这个文本，但其次，它假设存在作者已经采用并现在在他的最终文档中安排和编辑的来源和形式。再次举几个旧约和新约的例子，正如我已经说过很多次的，我的例子更多地偏重于新约，但举一个旧约的例子，我们刚才提到的，我的目的不是要对此进行彻底的解释，而只是为了表明修订批评可能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是如何看待《历代志上》第 17 章以及上帝的记述的一个例子通过先知拿单对大卫说话，建立了大卫之约，神应许他将为大卫建造一个家，他与大卫立约，神将是他的父亲，大卫将是他的儿子，并且在那里永远是坐在大卫王位上的人，这个盟约的公式后来成为一个盟约，在后来的旧约和新约中变得非常重要。但我们也看到《撒

母耳记下》第 7 章包含了相同的圣约公式，几乎以完全相同的措辞，以及对先知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的相同描述。

因此，因为我们有两位作者记录了相似的语言，所以我们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他们之间有何不同，或者作者如何利用该记录，以及这如何发挥作用来表明他们的神学意图？因此，通过比较《撒母耳记下》的作者在大卫之约中记录拿单对大卫的预言的方式与《历代志上》第 17 章的作者记录这些相同话语的方式，通过观察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们将其纳入并编辑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作品中，人们也许能够辨别作者的神学意图。其中一个有趣的点与《撒母耳记下》第 7 章有关，在《撒母耳记下》第 7 章的作者对大卫之约的记述中，我们发现这个有趣的短语，神说，神谈到大卫的王，这位王将坐在大卫的王位上。他说，“王位”，当他做错事时，我会惩罚他，这是《撒母耳记下》第 7 章中有趣的短语之一，但《历代志上》第 17 章中却没有这句话。因此，编辑批评会问，神学意图可能是什么？作者的这一改变？如果我们假设《历代志上》第 17 章是，或者如果我们假设《撒母耳记下》是《历代志上》第 17 章的来源，那么为什么《历代志上》第 17 章的作者会问，为什么作者会放弃这一点呢？或者说，这一变化对《历代志上》第 17 章作者的神学意图有何暗示？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历代志上》的作者针对具体情况，试图以最积极的方式描绘大卫王朝，以表明以色列存在的鼎盛时期，以色列存在的黄金岁月，已经在以色列的统治之下。大卫王朝。

因此，根据一些人的说法，这句话是出于这个原因而被故意省略的。但重点是看这些文本并问，作者如何改编这些故事，这可能表明作者的神学意图是什么？在新约中，福音书再次主导了修订的关键场景。这就是说，福音书在逻辑上可能已经成为编辑批评的富有成效的领域，因为三者之间存在文学关系。

因此，人们可以具体问，当你比较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时，他们编辑来源的方式、方式或他们讲述故事的方式以及彼此之间有何不同，可能会发生什么？揭示什么，这可能揭示他们的神学意图是什么？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当你比较马太福音第21章、马可福音第11章和路加福音第19章时，所有这三个文本都是文本，这三个文本都记录了围绕棕枝主日的事件，即耶稣的到来在耶路撒冷。这三个人都记录了该事件。但有趣的是，当你比较它们时，马太福音有两个显着的变化。

虽然同样，他们记录的是同一个事件，并且在叙述中以同样的顺序发生，同样的演员和参与者等等，而且措辞也非常相似。然而，当你比较这三个账户时，还是发现了一些显着差异。

当你观察它们时，马修有最有趣的差异。我不会谈论马可和路加之间的一些差异以及这可能说明他们的意图，但我想重点关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有两件事是你在马可福音或路加福音中找不到的有趣特征。

首先，马太再次提到，这是耶稣在我们庆祝的圣枝主日进入耶路撒冷时骑着小马驹的故事。但马太福音与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不同，马太福音同时提到了一头驴和一匹小马驹。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只提到一匹小马驹，而耶稣却骑在一匹小马驹上。

马太提到了驴和小马驹。其次，除此之外，马太还引用了撒迦利亚书第 9 章和第 9 节中的旧约预言，这在路加或马可的记载中也没有出现。因此，马太福音第 21 章第 4 节和第 5 节说，这件事的发生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

现在他引用撒迦利亚书 9.9 章，对锡安的女儿说，看哪，你的王骑着一头驴驹，温柔地来到你这里，那驴驹满了驴。注意撒迦利亚书 9.9 似乎暗示了两种动物的出现，一头驴和它的小马驹。因此，马太似乎所做的就是马太提到了驴和小马，这与路加和马可不同。

这并不是说路加和马可不知道是否有一头驴，或者不认为有驴，而是马太编造的。很简单，马太可能强调驴和小马驹来证明并使这个记载与旧约预言一致。因为马太福音的主要主题之一，尽管马可和路加的另一个主题也对旧约圣经的应验感兴趣，所以马太福音比其他主题更多地展示了一直追溯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关键特征，其中超过和再一次，耶稣童年时期的生活中的关键动作，从他出生开始，被视为应验了旧约圣经的关键经文。

现在，马修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做。在这里，马太福音明确指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没有引用任何内容，马太想要明确这一事件是旧约预言文本的应验，正如他在整个福音书中所做的那样。出于这个原因，马太在故事中也包括了小马和驴，因为他试图表明这一事件是旧约预言的应验。

因此，通过比较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对相似故事的叙述，并通过观察马太福音编辑方式的差异，以及他如何安排它并在自己的叙述中利用它，人们可以开始看到马太福音的神学观点。意图。路加和马可更想强调这一事件

（包括驴驹和驴）的旧约预言的应验，表明这一叙述与撒迦利亚书 9-9 章的内容相符，并且是其应验。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另一个例子，虽然尚不清楚马太或路加是否必然相互依赖，但它们可能依赖于其背后的一个共同故事，特别是因为他们都不会出现，我不要忘记，在这些事件中，马太和路加记录了圣诞节的故事，我们说这个记载在马可福音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

马可直接跳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出现以及耶稣早期事工的成年生活。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耶稣的诞生，这是圣诞节故事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记载。但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当您比较这些故事并注意到其中的差异时，会很有趣。

有几个关键的区别。第一，你在马太福音中发现的事情之一，在路加福音中却没有那么多，尽管在前面的一些章节中，特别是路加福音第一章中，你确实发现了对旧约的具体暗示和参考。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已经看到

的那样，马太想要澄清的是，耶稣的一生、他的童年、他的出生和童年、围绕这些的事件和运动，都被视为旧约经文的应验。。

第二个区别是，马太记载了东方三博士拜访耶稣，时间可能是耶稣出生一年后，甚至几乎两年后。当所谓的博士或博士来拜访耶稣时，他显然已经不在马厩里了。现在耶稣是，他实际上在马太福音中被称为男孩，贤士们在这所房子里找到了他，而不是在马厩里。

因此，马太福音第二章的事件可能发生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事件发生后一两年。但有趣的是，马太福音有东方博士来拜访耶稣，而路加福音则有牧羊人来拜访耶稣。马太似乎对牧羊人来看耶稣一无所知，或者至少没有提及，路加也没有提及任何东方博士来看耶稣。

其中之一就是，也许马太发明了东方三博士的故事来取代牧羊人。但是否有可能这两件事确实发生了，但马太和路加只是在记录内容和记录方式上有所选择，以符合他们的主要神学意图。例如，马太非常有兴趣强调耶稣是基督、弥赛亚，强调耶稣的王室地位，他在第一章中就这样做了，用长长的家谱将耶稣与亚伯拉罕和大卫联系起来。

因此，马太对耶稣作为弥赛亚、犹太人之王的王室地位特别感兴趣。因此，他把耶稣描绘成受到非常皇家的接待。虽然耶路撒冷的王族希律王懒得从后门去见耶稣，但还有其他权贵、富有的权贵远道而来拜访耶稣，并给他带来相当昂

贵的黄金和乳香礼物。没药是人们送给重要人物（例如皇室成员）的典型礼物。

因此，马太精心设计了他的故事，以强调耶稣作为国王和弥赛亚受到皇室的接待。此外，马太似乎比任何其他福音书都更关心外邦人对福音的接受。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问题，但实际上，通过让东方三博士来拜访耶稣，马太强调福音不仅是针对犹太人的，也是针对外邦人的。

请记住，马太福音第 1 章第 1 节开头说，这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家谱。通过称耶稣为亚伯拉罕的儿子，神最终通过创世记十二章中的亚伯拉罕祝福地上的万国。作为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从故事一开始就被外邦人接受了。

所以马修精心设计了他的故事。马太还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稍后当我们谈论旧约在新约中的使用时，我们将回到这段经文。故事中还发生了一些其他事情，但马太对他的故事进行了编辑，以强调外邦人对耶稣的接受，以及耶稣作为犹太人的王、作为弥赛亚所受到的皇室接待。

路加福音更多的是谦卑，而路加福音则让耶稣在一个非常屈辱和非常卑微的环境中出生和长大。因此，这对路加来说是合适的，当你阅读福音书的其余部分时，这是编辑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当我查看作者如何使用他的资料来源时，

要检查整本书的模式。你在路加福音中看到的模式之一是耶稣最终成为救世主，并经常出去驱逐社会的弃儿。

他被发现与收税员等人混在一起，尽管这些人非常富有，但大多数人都对他们怀有敌意。由于各种原因，你让耶稣与令人厌恶的撒玛利亚人交往。耶稣触摸并治愈了像患有麻风病的麻风病人一样的人。

耶稣与社会边缘的各种人交往，这是令人厌恶的。卢克版本的圣诞故事完美契合了这一点。让耶稣出生在一个恶心的马厩里，这可能有点像房子里的单坡屋顶，你可以在那里饲养动物，但也有其他东西，比如饲料槽、马槽。

通过让耶稣出生在那种环境中，并让牧羊人来拜访耶稣（可能是社会经济图腾柱上最低的人），路加试图将耶稣描绘成与他的故事的其余部分一致的方式，就像来到那些出身非常卑微，是被社会排斥、排斥的人。因此，马太和路加清楚地组织了他们的福音书，还有圣诞节的故事，他们以一种清楚地表达他们的神学意图的方式编辑、安排和记录了它。因此，通过研究这两本提及同一故事并描述同一故事的福音书，了解它们所做的改变，或者它们有何不同，以及这可能说明两位作者的神学意图，是有启发性的。

因此，在旧约和新约中，当一位作者确实依赖于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的可证明的来源或形式时，或者当两位作者就同一主题撰写时，询问他们之间有何不同是有启发性的，以及他们如何安排和利用他们的材料，以及这可能说明作者

的神学意图。再说一遍，归根结底，必须通过查看整本福音书来测试修订批评，以确保根据作者如何编辑某些部分而得出的结论与似乎正在发生的情况一致。在整本福音书中。有趣的是，正因为如此，编辑批评实际上开始让位于另一种批评，我不会花很多时间，但被称为作文批评，着眼于整本福音书以及它们是如何放置的一起，例如。

因此，修订批评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工具，通过观察作者改编和安排他的材料、编辑他的材料、传达他的神学观点的方式，帮助我们揭示作者的神学意图。因此，修订批评是另一种批评方法，当抛开其负面预设时，早期一些修订批评的实践者表示，任何时候作者对其来源进行修改或试图在神学上进行交流，作者一定不感兴趣在历史上。但是，当脱离这些负面假设时，修订批评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文本的神学意义和意图。

现在讨论编辑批评，作者现在似乎比形式和来源批评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对深入旧新约文本并恢复来源和形式不太感兴趣，但是我们问的是，我们假设作者现在已经采用了这些形式和来源并将它们排列在文本中。编辑批评开始更多地关注作者，因此提出了作者意图的问题。因此，我想继续在更广泛的历史批评的框架下，研究作者的意图问题，并研究以作者为中心的解释方法。

因此，历史批评的一部分就是产生文本的作者、撰写文本的作者。因此，作者的意图是试图揭示作者在制作和撰写本文时最有可能的意图，正如在对文档本

身的研究中发现的那样。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是引起人们对作者意图兴趣的主要人物之一，我们已经花了一点时间讨论了这一点，但我们将简要地重新介绍他，他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但对此做出了反应，做出了反应施莱尔马赫强调人类理性和科学发现的力量，强调人类理性和科学发现的力量，强调在解释圣经文本时与作者产生共鸣。

施莱尔马赫认为，解释的目的是恢复作者过去的行为，并真正将自己置于作者的思想中。人们实际上可以同情和认同作者，并恢复他的真实意图。因此，根据施莱尔马赫的说法，作者的意图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的。

有时会再次听到类似的话，当我们在圣经解释课程或教科书中被告知，解释者应该尝试将自己置于作者的立场上，或者尝试将自己置于作者的位置上，并且了解他们试图传达的内容。尽管今天大多数人可能会远离施莱尔马赫的方法，尤其是他用更心理学的方法来揭示作者的意图，但大多数人仍然将作者的意图视为解释的重要一步。事实上，有一段时间它被视为解释的主要目标。

在大多数诠释学和大多数圣经解释类型的教科书中，都会在某处指出目标最终是恢复作者想要表达的含义。文本的正确含义是作者想要传达的含义。例如，这些只是一些释经学或圣经解释教科书中的一系列引述。

我不会提及这本教科书的作者，但我刚刚调查了其中的一些作者，以便让您了解一下。其中大多数都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都不是古代作品。

其中大部分都是自 2000 年以来编写的，或者至少是自 2000 年以来修订的。例如，一本教科书说，作者或编辑意图向特定受众传达信息以实现某些目的。我们的目标是发现文本中这些术语的含义。

这是作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试图向读者传达的信息。或者这是另一个。释经是尝试按照最初的接收者听到的方式来听到这个词。

找出圣经话语的本意是什么。有趣的是，这个解释没有提到作者，但它再次假设文本中有作者试图传达的预期含义，这就是我们要追求和恢复的含义。这是另一张。

我要给出的最后一个是文本的含义是作者有意识地表达的意思。再说一次，这只是一些圣经解释或解释学教科书所建议的代表。因此，文本的正确含义，无论是旧约文本还是新约文本，都是人类作者想要传达和传达给原始读者的含义。

因此，解释的目标就是试图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和研究来揭示这一点。人们试图确定作者在创作文本时试图做什么。作者想传达什么信息？因此，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恢复当代读者对这段文本的看法，而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历史作者试图传达什么？而在这些解释学教科书中，大多数都是通过正确的方法和应用规则，或者通过正确的解释方法和规则的应用，可以达到预期的含义。

这就是作者试图沟通和打算沟通的意思。但有一个问题，我想提出几个问题。

其中之一是，为什么作者的意图被认为是必要的？为什么实现解释被视为如此重要的目标？另一方面，提出一个问题，对作者的意图有哪些反对意见？为什么有些人反对将作者的意图作为解释的主要目标？最后，我们将尝试将事情放在一起并得出结论。

作者的意图仍然是解释的有效目标吗？我们对此有何看法？首先，为什么作者的意图被视为如此重要的目标？为什么如此强调作者的意图？我只是列出了一些原因，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首先，文本是由作者创造的。即使在今天，作者写作也是为了交流。

作者写作通常是为了传达某种东西，他们写作是为了被理解。因此，我们的假设是，圣经作者，即我们所拥有的《旧约》，是作者试图传达读者可以理解的东西的产物。因此，揭示作者的意图是一个有价值、有效和必要的目标。

因此，文本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出现。通常，作者写作并不是为了混淆视听或误解，尽管他们可能会无意中这样做。或者有时可能会有一些作者故意写作来混淆和误解。

但作者通常都是为了被理解而交流的。因此，解释的目标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有些人认为作者的意图是圣经解释中如此重要的努力的第二个原因是作者的意图是在相互冲突的解释之间进行仲裁的。

因此，对文本的正确解释是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思。因此，在所有建议的含义中，特别是当冲突的含义是符合作者意图的解释时，是首选的解释。第三点，与此有点相关，是作者的意图和意义。

也就是说，意义不是开放式的。意义不是混战。但正是作者的意图阻止了解释的胡作非为，避免了混战或随心所欲。

解释仅限于作者的意图。这是基于作者的意图。因此，当我在《以西结书》中读到有关歌革和玛各之战的内容时，我们如何理解这场战斗和这些术语必须以作者想要传达的内容为基础。

第四个是作者的意图，这与更广泛的解释有关，但作者的解释意图被视为良好神学的基础。因此，对文本的正确解释是基于作者的意图，这是神学反思和表述的基础。换句话说，神学依赖于良好的释经，而释经又依赖于基于作者意图的文本的稳定意义。

第五个因素是我们正在处理受默示的经文这一事实。如果我们现有的旧约经文是上帝所默示的话语，那么就有必要揭示作者的意图，无论是人类作者还是

神圣作者。如果这是神与人类的交流，如果这是神所默示的话语，那么文本中一定有一些我可以理解并恢复的意义和意图。

因此，这些经文是受默示的这一事实似乎表明作者的意图作为目标的有效性，并且人类作者的意图是我们与上帝沟通的唯一途径。最后，有点与第一个相关，但最后，有人会说，相反的论点是弄巧成拙的。也就是说，那些认为人们无法了解作者的意图或者作者的意图是不必要的或无关紧要的人希望他们的文章和书籍能够被理解。

因此，试图争论一个人无法理解作者的意图是假设阅读我的文章的其他人会理解我传达这一点的意图。因此，基于此，结论是，解释的目标是恢复作者的原意。作者想传达什么信息？通常通过应用合理的解释原则，看看那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更广泛的背景、词语的含义等等，所有这些，以及我们可以了解的关于作者和他的作品的信息读者们，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合理地重构作者的意图。

但话虽如此，下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拒绝作者的意图？作者的意图仍然是有效的解释目标吗？我们将在下一次会议中讨论这些问题。